

紅樓夢



上海

文明書局印行

下

紅樓夢卷九

第五十九回

荇葉渚邊噴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得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挂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一病之重如此衆人都知
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雲霞又兩提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繞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著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主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服物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鋪敘許多事跡明白簡淨此唐詩中之最難學
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

小角門；

此門無定向

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入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已

招夥盜回光景而盛衰自別

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兩

門亦有定亦無定

這兩門因在裏院，不必關鎖。裏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丫鬚婆

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

招夥盜回是林子孝看家此回亦用林之孝家的

穿堂

內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

反對招夥盜回

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牽帷

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院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

從此人起而寫人意靜神

閒詞清筆情

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班癬。因問

寶釵要些薔薇硝擦。

姿態橫生與硝粉在下文俱已引起

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

許多，我正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

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

閒開入題又隱找癢理乃做搭題善法

說著，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

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荇葉渚。順著柳隄走來，

乃荇葉渚別本有作柳葉渚者俱非

評在十八回中

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

辱親女回已云春季春歷過許時而寫景尚如此留春之意深矣

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

些下來，帶著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裏頭，纔是好頑呢！說書且不去及

確就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著，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

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

閒閒

而入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

趣。

文亦如之

喜得藕官笑說：好姐姐！給我罷！

兩小女一花籃都現在紙上

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

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著，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妝，見了這籃子，便

笑道：只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

結絡絡寶玉也編柳編黛玉也柳從卯木卯亦木則雙木

林也有面子何等可喜石裏子何等可惡是乃釵也

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

瞧了一面，便叫紫鵲掛在那裏。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確。黛玉忙命紫鵲去

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

來問候媽了；

叫得親熱

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裏去吃飯，大家熱鬧些。

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

相捨。

又找癡理

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回去等著，豈不是好？紫鵲聽見如此說，便

也說道：只話倒是。他這裏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塊洋布

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

一徑順著柳隄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

稍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裏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裏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燕乃鶯之侶，亦即寶釵也。其母爲何媽，即寶釵之父，無名字。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著，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找上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自省親至此，僅周一年，何嘗二三年！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我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有？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是姨媽便，是王夫人，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奇創之談，戒由真入假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帳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恐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怡紅院了頭，以鳥名者，只春燕且以前從未見今儼居上等，蓋將演飛鳥各投林一曲矣。家裏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

我姨媽芳官認我媽，

黛玉認薛姨媽做媽，方纔點出是好穿插。

這幾年著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擺開手

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著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

明指薛家而用女，說娘便是自刺。

又欲給

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裏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

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著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

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

黛玉之母，與賈為姑。

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

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事。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

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

興利效驗。

你還搯這些好花兒，又折他的

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

折人本文。

鶯兒道：別人折搯使不得，獨我使得。自

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裏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

誰就把各房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

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搯些，他們也不好意思

說的，

何常不是其如不可以常情測何寫，小兒女低低都都是如瓶瀉水。

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前來，

黛玉之無主張，必挂拐杖惜。

也。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裏便

不受用，看著鶯兒編籃，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著頑，

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如角春燕道：你老

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分瓣子不成？語燕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

小燕兒的話，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也不去。聲鶯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

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笨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戒之在得，惟利是命，利

是眼一槩，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因編

在柳則此婆護柳即以護黛其如無計可施何甚矣拄杖之不可失也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著你，你還和我

強嘴呢！便謂打罵寶釵也可你媽恨不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似的，打得春燕

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

水，有什麼不是？語尖新北人常說之戲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上前拉扯笑

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了我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

道爲姑娘這裏，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逼鶯兒聽這番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

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著，便坐下，

仍編柳籃子。寫得好而雖有阻者其編自若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裏做什麼？

這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裏排揎我呢！那婆子一

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裏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一語有若干語

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媽那裏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

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著人糟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爲芳

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各有所蓄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已甚罵道：小娼婦！

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著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

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他偏有理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

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裏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罵得痛快乃出自其母一面又抓起柳條

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燕一體皆釵也用你娘的

絕而聲口如聞情態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直認我們實釵到矣那婆子深妬

襲人晴雯一千人，早知到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

千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於衆，復又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

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恰中世情而文如織錦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

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著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

那裏肯回來？急得他娘跑了去要扯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絕倒他娘只顧趕

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劉老老一見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

於河中。乾淨終得自回房去。這裏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寶黛同歸又罵促狹小蹄子，糟塌了

花兒，雷也是要劈的！一陽來復而誅殛亦甚嚴矣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

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

刺皆自刺救亦須自救是必抱住襲人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這是

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

的，醒筆也願人切勿誤看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像真說著

便又趕著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

別管，看他怎樣！」迥不猶前有復無犯一面使眼色與春燕，像真春燕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芳官之進必

之進必以花麝各以其類也。頭緒如麻中而條縷析如此，設使胸中無付一釵一黛萬變不移之主張，則頭緒自亦亂摸矣。何能分析成百二十回大書？

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其發源在興利其歸結在查抄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

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

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明見之是奇緣巧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

兒的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道：「你只在這裏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

起來！

是親戚所自取

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著他們的事！我們

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

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

點下半回平兒一實

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

來。

林大娘一虛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

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過理，沒有見過

娘管女孩兒，大家管著娘的。

到底有理柳必不容編也

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裏

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著走！說著，只見那個小

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

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淚流滿面，央告襲

人等說：

得風便轉絕不費力

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

寡婦是眼薛亦寡婦有乾女有親女

沒有壞心，一心

在裏頭服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

合與他

便說：你既要在這裏，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裏要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

天天開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裏那麼大工夫和他對

嘴對舌的！

離與他

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

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他留那婆子——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釵鳳探齊諱聽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虛喝下文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裏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三陽四陰三四日工夫陰陽之介也八九七十二爲地數正坤之剝故作此大段開場比這裏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石榴裙爲一大段，乃從上大段生出一切凋零破敗之根，而奸盜叢生，以直趨查抄之漸也；雖探春案而實寶釵案，故此回先痛罵寶釵，而以許多親戚演出，剝之又剝，無非自取而已。此回上半曰噴鶯叱燕，鶯燕皆釵也。下半曰召將飛符，將乃將兵之主，符乃將兵之用，而主者爲麝月，麝月又一襲人，又一襲人，則又一釵矣。一派肅殺，從此而集。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等送靈一切跟隨人等，及看守門戶，寫得詳細周到；隨後即寫園中婆子與鶯燕噪鬧。平兒又說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謂外寇未興，內患已萌；若認作敘事閒筆，辜負作者苦心。

薔薇硝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

襲人見婆子央求，即便心軟；平兒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兩人慈厚存心，所以結果不同。晴雯偏說打發出去，心很結怨，豈知後來婆子未逐，自己却遭攆逐？此等處俱是反伏後文，且梨園女子概行遣去，亦即於此埋根。

大某山民評曰：

從鶯兒口中寫出寶釵平日，不愛花豔光景，與前賈母到寶釵房中，嫌其太喜素淨，一同閒中點綴，爲後來寶釵守寡作影子。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間事。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
是虛切壞事恰與閒人石頭評作證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執的

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裏？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

此處必被此人喚去，乃爲平出罪。

平兒忙轉身

出來，口內笑說：來了！

活現。

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餒餒了，都搶不到

手！

是口可食，語面新穎。

平兒去了，不提。這裏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裏，給鶯

兒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

可當著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

寶玉周到其實作者周到其練達爲何如。

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

走著，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

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

支問著我了！

恰得神理。

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

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裏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

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

燕乃釵則此放在釵與合鶯兒鶯兒結絡時之談互相發明。

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

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

母女閒談而隱放寶釵聽其母自便，須待寶黛死亡之後也可。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

不好，便是寶玉你好一語念佛不絕，便是文妙真人之名。

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徑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

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

來。簡潔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

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大往爲長小來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裏沒這個。」

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爲消故曰小氣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

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凡寫環必

同蘭今有琮無蘭正以演賈氏宗支由長入消之會乃是循環而蘭則轉消爲長之人也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

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見釵能制其母而文章細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

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真能埋會人情何等文心何等世故使眼色與芳

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畫活寶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

語，因笑問芳官手裏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

道：「難得他想到！」賈環聽了，便伸著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統內掏

出一張紙來，托着笑說：「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削弱宗寶環正各分一半而形容鹵莽又是何等文心寶玉只得要給他。

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

意，忙笑道：「且包了拿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奩看時，

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道：「這

會子且忙著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裏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那裏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茉莉粉末利也正發興利，逐末以致釁隙，叢生致榮，寧爲粉碎上半題意如此。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妝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媽閒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是這個不是？」寫兩人都恰好，又是何等文心。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是彩雲。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神情語氣又自不同，而鄉老兒乃關會劉老老，此正循環理也矣。」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見果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著擦罷。」消必致粉，故云一樣。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媽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場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怨毒之於人甚矣，報字是眼。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

去問問！

口吻神情一絲不走

賈環聽了，便低了頭。

好

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

罷了。

又好

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著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

是好的。

又指賈環道：吓！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日我說你

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著眼，撒摔娘！這會子被

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

替你恨！

一步緊一步文如瀉水

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捧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

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

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

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

這纔逼出主人翁

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腸子裏爬出

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裏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

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也便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

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

藕花於夏故曰夏却與夏金桂打通

瞧見趙姨娘，氣得眼

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裏去？趙姨娘拍著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二日兩日進

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兩，放小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